# 我们夫妻和一个老外小伙子的３Ｐ

２００２年９月我们夫妻在美国ＤＣ时偶尔认识了一个澳大利亚小伙子，他成了我们夫妻的好朋友，

我们三人的性爱至今仍然让我兴奋。

事情的源头是我公司的电脑。有一天我的电脑突然不工作了，我於是到一电脑公司求救，我被告知

他们只修理ＩＢＭ微机，不修理苹果机。正当我感到无助时，有一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告诉我，他可以在

工作时间之外试试，并告诉我，他名叫Ｂｅｎ，今年２１岁。

看他的个头约１８２厘米，典型的尚未发育成成年人的身材，配上一身西装特精神，於是在大约四

点钟我把他请到家里。在修理机器过程中我们聊了起来，天马行空般胡吹瞎侃，他问我结婚了没有，妻

子是干什麽的？当他听说我妻子是个博士时，笑说晚上搂着这样的妻子睡觉一定很幸福。

我问他是否和中国姑娘睡过，他告诉我，他原来有过一个菲律宾华人女孩；他又告诉我，华人的皮

肤光滑，但有点黑。我说我妻子很白，他表示很想见见。

他问我：「中国女人怎麽看西方男人？」

我笑道：「鸡巴大吧！」

他坏笑道：「你的鸡巴多大？」我说没量过，他说：「那我们比比吧！」

我说：「比就比，先看你的！」想不到他真的掏出了鸡巴，当时吓得我只抽凉气，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麽大的鸡巴！

在国内，洗澡和上厕所都是不避人的，我当然知道国人的鸡巴有多大。我曾经为我的大鸡巴而自豪，

但Ｂｅｎ的鸡巴远远大於我的鸡巴，大约１９厘米长、粗得有点像肉店里卖的猪蹄子。他说：「这还不

是最大的时候，女人看到它时应该比你看到的大得多。」

当修完了电脑，还有点网络方面的小问题没有解决，Ｂｅｎ要走，因为要赶回公司。Ｂｅｎ坚持不

收费，因为是他工作外的活，与公司无关，於是我请他在周五晚来家吃晚饭，以示答谢。

晚上妻子下班後，我把这个事情向她提起，也再三说Ｂｅｎ的为人非常好，是个一本正经的白领小

伙子。

Ｂｅｎ周末过来，妻子打开门，那个Ｂｅｎ盯着妻子看，妻子被他盯得有点不自然，他好像也发觉

有点不妥了。妻子看我，我於是开始招呼着Ｂｅｎ一起入座，菜已经摆好了一桌，Ｂｅｎ给我们倒他带

的红酒，桌间的气氛越来越好，大家这时已经像是老朋友一样聊开了。

吃完晚饭，这时妻子提议去她办公室里看看，因为她的电脑是同样型号的，於是我们一起去了她的

办公室。因为我在那里呆着无聊，就先回家去了，我告诉妻子，如果Ｂｅｎ拷贝完了就给我打电话。

大概一小时後，我们一起回家并把Ｂｅｎ送回家。回家後妻子说Ｂｅｎ是个小色狼，我问怎麽了？

妻子说他老往身边靠，并且不经意地碰她的手和腿。我们一起笑了笑，并没当回事，因为这样的事也是

见怪不怪了，许多老外都喜欢动手动脚，只要无伤大雅也就不能太在意了，并且在妻子有时不经意的说

话中透露，感觉Ｂｅｎ很好。

我上了床和妻子聊起来，她倒是乾脆，说Ｂｅｎ很性感，身材不错，而且那个部位特别膨胀的，她

偷偷的看上几眼，觉得比看那种脱光光的片子更刺激人、更让人遐想，总想着那里面的玩意会是什麽样

的？呵呵，怎麽和我看女人带着胸罩时脑子里的想法差不多？看来，人同此心，不分男女。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妻子晚上要在办公室加班，於是Ｂｅｎ又来帮我解决最後一点问题。当处理完

成後，我们俩一起回家并在厅里一边聊天，我一边给他介绍中国连续剧的内容。

看他有点无聊，我就拿出我们在商店借的录像带播放，看到有露骨的黄色镜头，他的精神又上来了，

他一个劲儿地问我们夫妻的性生活，当然作为交换，他也告诉了我他的性史。这个话题也让我很兴奋，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了解一个外国年轻人的性生活，以前的知识都是从报纸或电视上了解的。

正在我们俩都很兴奋时，妻子突然提前回来了，我们於是一起聊了起来。那个坏小子一边装出很随

便的样子在调录像，其实是专门播放黄色的部份。开始我坐在他们中间，不知什麽时候我蹭到地毯上坐

了，那小子在我後面故意把他的裤子支得很高，让我妻子看到。

跟着录像的话题，我们就聊起了性来，妻子说，电视上的镜头只是外国的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相

差很多，Ｂｅｎ说：「你们完全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呀，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经验啊！」他又说了他和别人

３Ｐ的事，当然我也告诉他我们夫妻的部份性史。

在聊的过程中，他反覆地追问妻子那些细节，妻子笑着说他挺逗，Ｂｅｎ又不失时机的锦上添花地

形容他的阴茎长得如何粗，妻子不相信的看着我，我用汉语说：「若他插你，怕你受不了的。」妻子没

说话，笑笑去做事了。

Ｂｅｎ尽管不懂汉语，也能看出有门儿。等Ｂｅｎ走了，我就问妻子：「想他的鸡巴？」妻子有一

些不自然地说我没正经，後来自己洗漱去了。

睡到床上了，刚上床，妻子就开始摸我的鸡巴，一下一下的撸着，我马上就硬了，於是我把妻子脱

了个精光，开始趴在上面操她，这时候我又提起了那个话题，边操边问：「想不想让Ｂｅｎ操你啊？」

「想啊！」这时候妻子不知道怎麽了，好像是很大方。

我对妻子说：「Ｂｅｎ来了，你敢上？」

妻子说：「有什麽不敢的，你要让我去我就上……」

以後半个月妻越来越多的提到Ｂｅｎ，我明白她是同意了。

大概在１０月我就告诉Ｂｅｎ，妻子同意了３Ｐ，Ｂｅｎ当时就像吃了兴奋药，高兴地一会儿蹦高，

一会儿翻跟头。

是个星期六下午二点多，Ｂｅｎ按时来到了我家，寒暄了片刻，Ｂｅｎ很会来事，搞得大家气氛很

好。Ｂｅｎ去卫生间，妻子这时很轻的起身，没有吭声的看了我一眼就回了卧室。

我进了书房没多久，门轻轻的开了，Ｂｅｎ光着脚喊：「你来吧！」我说有一些文章要打，他应着

就进了卧室。过了十分钟，等我回到房间时，看到妻子穿着睡衣靠在床上，Ｂｅｎ脱光了衣服靠在我妻

子胸前在讨好她，於是我也光着身子上了床。

这时Ｂｅｎ大胆而轻轻地帮我妻子脱下睡衣，他的手轻轻滑过她的胸部，用手调皮地捏着她的两个

乳头，妻子的乳头立刻硬了起来。Ｂｅｎ用嘴咬着乳头，把手伸到她的内裤里，我帮他把妻子的内裤脱

下来，但只脱了一腿就停下了。我的调皮把他俩都逗乐了，於是大家都放松下来。

Ｂｅｎ慢慢趴到妻子的阴部，用嘴啃了起来，还不时夸张地「啧啧」有声吸吮着她的淫水。我建议

妻子摸摸Ｂｅｎ的鸡巴，她没有拒绝，妻子伸手一握，和我刚看到他的鸡巴时一样，吓了一大跳。

Ｂｅｎ自豪地乐了，他说没有人不喜欢他的鸡巴的。他问妻子可以不可以把他的鸡巴放进她身体里

去？妻子这时早已不能自制了，忙点头。

Ｂｅｎ没有忘记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回到房间把他带来的保险套拿出，进了卧室将套膜撕掉，很大

胆地把避孕套撑大，熟练地套上了。

保险套被绷得拉紧，下端只能套在鸡巴的三分之二处，我着实惊讶於他的硕大，我平常都是用大号

的避孕套，可对Ｂｅｎ来说就太小了。他又很有经验地把ＫＹ抹在套外面，他给我解释说，因为我妻子

的阴道窄，他的鸡巴大，不抹润滑剂操进去会痛的。

然後他把鸡巴头对准我妻子的屄慢慢插了进去，尽管他很小心，妻子还是痛得不得了，「妈妈」地

直叫。看到她很痛苦，Ｂｅｎ停了一下，等她的脸色平静了，他又再慢慢插进去。

最後他终於达到了目标，把整根大鸡巴都插了进去，我从下面看他们的结合部，Ｂｅｎ的鸡巴把妻

子的屄撑得圆圆的，没有一点空间。妻子有些吃不消了，皱皱眉头一边哼哼着，一边用自己光溜溜的手

膊推Ｂｅｎ，身子哆嗦起来。

Ｂｅｎ开始操了，妻子被他操得一个劲地抖，不过随着屄里流出的淫水越来越多，他的动作也越来

越快、越来越猛，不一会儿他就射了，拔出来时，避孕套前面一大截都盛满他的精液。

等他从妻子的身上爬起来，我也早已胀得不行了。我轻车熟路地操着妻子，我发现我操妻子时喜欢

让她的腿并在一起以增加阴道夹的力度，Ｂｅｎ却喜欢她的两腿叉开着以插得最深，我估计可能是因为

Ｂｅｎ的鸡巴大，不需要我妻子夹就很舒服。我不喜欢用避孕套，最後我把精液全部射在妻子的屄里。

看到我的精液从妻子屄里流出来，Ｂｅｎ的鸡巴又硬了起来，他马上再戴了一个避孕套操了起来。

这一次他一点也没有怜香惜玉的样子，动作特大，完全只考虑自己的享受。在频繁的抽插之下，妻子的

分泌物越来越多，床单上留下一大滩湿湿的印迹，喘着粗气，浑身汗水淋漓。

渐渐地，妻子不再呻吟，也不再狂呼乱叫，整个身子突然直挺挺的，看来是被Ｂｅｎ操到高潮了。

Ｂｅｎ把妻子翻过来，从後面继续操，这次持续了很长时间，把妻子操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的脸上、身

上也都是汗水。

妻子的阴道完全被他插得松开了，阴唇也翻开两边，Ｂｅｎ操得更顺畅了，到最後他插入的动作基

本就是直进直出，他甚至可以不用看妻子的下口，就直接将完全退出到洞口的鸡巴笔直地冲进她的身体

里。

我平躺到床上，示意妻子给我口交，妻子一边让Ｂｅｎ操着，一边轻柔地抚摸着我的鸡巴，上面的

分泌物已经乾涸，可是她擦也不擦便放进嘴里，娴熟地吸嘓起来。Ｂｅｎ又一次沉重的撞顶把妻子操得

嗷嗷直叫，再也没有心思口交了，而是转过脸去，惊讶地望着Ｂｅｎ，Ｂｅｎ根本不理睬她，鸡巴专心

致志地继续抽插着……

这晚上Ｂｅｎ把妻子操了好几次，最後老婆光着身子给他开门送走。

第一次玩过３Ｐ後，妻子的腰痛了好几天。我告诉Ｂｅｎ後，他很自豪地笑了，他说他没有想到这

麽快就把我妻子搞到手，实际上他准备花一个月左右的努力。

妻子的例假在下一周来了，Ｂｅｎ一个劲地打电话和发电邮要求再操妻子，我答应他，一旦妻子的

例假过去，可以操屄了就立即告诉他。

第三周的星期四晚上，妻子的例假结束了，她迫不及待地让我操她，她说例假刚结束後里面特痒。

第二天我把这消息给Ｂｅｎ发了电邮，下午Ｂｅｎ立即打电话给妻子，叫她去他的宿舍取他给我拷贝的

系统盘，我只好自己回家做饭、吃饭了。

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妻子才红火满面地回到家，我心里那个嫉妒啊，於是狠狠地操了她一回。

妻子给我讲了他们的故事，可把我乐坏了。原来Ｂｅｎ已经准备要好好干一回，谁知道他有几个不

长眼的狗朋狐友不管Ｂｅｎ怎麽暗示就是在他的屋里谈天说地赖着不走，直到妻子到了他们才明白怎麽

回事，好不容易把他们打发走了，Ｂｅｎ赶紧用凳子顶上门，原来Ｂｅｎ的卧室没有门插活门锁。

Ｂｅｎ二话不说就给妻子脱衣服，妻子问他怎麽知道月经期过了？Ｂｅｎ给我妻子看他的电脑屏幕，

原来这坏小子把我的电邮做成屏幕保护程序了，当电脑处於屏幕保护状态时，我的短信就醒目地在屏幕

上游动：「今天她能用了！」妻子这才知道原来我和Ｂｅｎ在底下算计她。

Ｂｅｎ憋了一星期了，连续操了她两次。射精後躺了一会儿，Ｂｅｎ开始给她舔屁眼，妻子舒服得

简直就要死掉啦！舔着舔着发现鸡巴又硬了，於是Ｂｅｎ又把鸡巴插进妻子的屄里。

刚操了几下，他同宿舍的人回来了，要进Ｂｅｎ的房间，发现门被凳子顶住了，就使劲推，这可把

我妻子和Ｂｅｎ吓坏了，Ｂｅｎ赶紧把鸡巴拔出来，跑过去扛着门不让进，那小子只挤开了一道缝，看

到Ｂｅｎ的床上有个裸体女人，心里就明白了。

这时Ｂｅｎ的鸡巴也吓软了，他只好陪着我妻子聊天。估计他的朋友进自己的房间了，他俩才赶紧

穿好衣服，送我老婆出来。谁知一出来差点晕过去，那小子正在厅里吃东西呢！Ｂｅｎ只好给他们作了

介绍。好在老外找女人很平常，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

因为Ｂｅｎ後来操我老婆时不喜欢用避孕套，我建议他们去医院验血，当然我就不用了，因为如果

我老婆没事，我也不会有事。结果出来了，证明他俩都健康，我也就放心了。

到了周末，Ｂｅｎ这次就不请自来了，一方面他可以享受妻子做的饭，还省了去中餐馆的钱，另一

方面也是为了解决他下身的饥渴。吃了饭我们就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妻子去洗了澡换上浴衣，这

回我不用坐在他们中间了，Ｂｅｎ大方地让妻子坐在他腿上。

Ｂｅｎ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和我闲聊着，他的手从我老婆的浴衣领口伸进去摸着。一会儿我发现Ｂｅ

ｎ不说话了，回头一看，原来不知什麽时候他把妻子的浴衣给扒了，头正趴在妻子的奶子上吃着呢！

接着他就钻到妻子的裆里啃了起来，她一声闷哼，两腿夹紧Ｂｅｎ的头。等妻子泄了，Ｂｅｎ就在

沙发上把妻子的腿掰开操了起来，我赶紧告诉他，每个月只能在月经前後两周可以不用避孕套，否则他

每次都在里头射精，我妻子会怀孕的。

Ｂｅｎ射精後，我们关了电视去到床上，我俩又分别操了我老婆一次，一起渡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Ｂｅｎ的父亲在日本开了家电脑公司，Ｂｅｎ去日本呆了一周多，他的宿舍里也换了个女孩。Ｂｅ

ｎ一回家就给我们打电话，邀请我们到他宿舍去玩。当天也是个星期五，那个女孩去和男朋友约会了，

整个周末不回来。

Ｂｅｎ的宿舍是一排四套住房，每套住房有两个卧室，住的全是他的狗朋狐友。因为他在电脑公司

工作，上网免费，所以他的朋友们都用同一套网络线，因此他的厅里的电线杂乱无章地通着其他单元。

他们之间也就没有秘密可言，因为可以互相调对方电脑上的东西，特别是黄色照片或电影。

我们之间的事大概也不是秘密了，我猜想Ｂｅｎ甚至把和我妻子做爱的细节都告诉他们了。你想他

把我的短信做成屏幕保护程序，别人能看不到吗？

Ｂｅｎ和那小姑娘房间之间的墙上不知被哪个坏小子钉上了一个交通标志：「请保持在左边！」这

是因为澳大利亚的车子都是在路左边行驶的，意思是不让Ｂｅｎ越界。

我问Ｂｅｎ，为什麽他的同屋不和男朋友住在一起，这样对大家不是都不方便吗？Ｂｅｎ说这样方

便他们各自找其他性夥伴。Ｂｅｎ告诉我，每当他同屋的男朋友来了，他就到我家去，同样他约了我们

来，他的同屋就到男朋友那里去，这样反倒比以前和那臭小子同屋方便了。

Ｂｅｎ说他在日本很惹人注意，许多日本女孩愿意找西方人。他戏说，这可能是为什麽他老爸乐不

思澳的原因吧！我问他为什麽不找日本女人？他说她们都很肤浅，不像我们夫妻俩这麽有知识。

正在我们聊天时，不方便的事还是来了。他的一个朋友还没等我们坐下就闯进来了，一屁股坐在沙

发上和我聊起了家常。我和他各自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我妻子坐在一个双人沙发上，聊到困了他就走

了，Ｂｅｎ关上门後就在沙发上把我老婆的衣服扒了，两人拥抱在一起亲嘴。Ｂｅｎ实在挺不住了，只

亲了一会嘴就抱起我老婆就进了卧室，我也脱光了衣服，洗了个澡进去了。

Ｂｅｎ的卧室不大，除了他工作用的电脑，就是一张大的双人床，妻子正在叉开腿躺在床上，Ｂｅ

ｎ趴在床边吃她的屄。Ｂｅｎ看到我来了，让我也吃一会儿，他还在一旁纠正我的动作，告诉我要伸出

舌头从下往上舔，到了上面时用嘴使劲啜。

不一会儿妻子就达到了高潮，我也不管Ｂｅｎ了，就着劲操上了。Ｂｅｎ爬到床上来把他的鸡巴放

在妻子嘴边，然後在她嘴边轻轻的往里送，妻子慢慢的张开嘴，Ｂｅｎ小心的送进去，一点点、一点点

的伸进去。可是只进到一小半，妻子的喉就开始反射性地呕，Ｂｅｎ忙抽出。

等我射了精，他要我妻子撅起屁股来，他从後面操……

我们几乎每周都约会一次，每次Ｂｅｎ至少要操两次，妻子都给他操到乐翻了。他几乎成了我们家

的一员，我们的关系在他的朋友中间已不是什麽秘密，但我们的中国朋友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我有一个

外国哥们。当然也有让别人怀疑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朋友总会碰到Ｂｅｎ的，好在有我在家，他们不会

想到Ｂｅｎ是我妻子的情人。

有一天晚上Ｂｅｎ突然熬不住来到我家，我正和朋友们打扑克，Ｂｅｎ坐了一会儿感觉很无聊，我

假装实在不愿意离开牌桌，就让我老婆送Ｂｅｎ回家。他们到了他家时发现他的朋友们也在他屋里聚会，

他们只好到公园里去。

妻子说，Ｂｅｎ一直抱着她，用鸡巴顶着她的身体，妻子抱怨我从来没有这样和她谈过恋爱。可是

公园里总是不能做爱，只好互相抠抠撸撸。好不容易估计我的朋友们走了，他们赶紧回到我家，在厅里

来不及进房就立即干上了。

这时我也起身去到客厅，妻子蹲在地上，Ｂｅｎ的裤子腰带和拉链都被拉开了，裤子在腰间敞裂开，

内裤被扒在裆下，妻子正吮吸着他的鸡巴。Ｂｅｎ忙三迭四的对我点了一下头後，妻子就被扒下裤子退

到脚跟，站在沙发前，Ｂｅｎ将妻子反过来，用手臂托着她的腰向後拽起，妻子前身依在沙发背上，头

顶着墙，手臂也扶在沙发的背上，丰满的屁股高高的向上撅起。Ｂｅｎ没有前戏，并着腿很乾脆的插进

去，只听妻子「妈呀」叫了一声，嘴就张得再也合不住了……

突然外门响起，我的一个朋友突然又回来了，说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没有和我讲。妻子要躲，可是

裤子褪到脚跟，走动感觉很吃力，身子也在不自主地扭曲和摆晃，Ｂｅｎ忙抱着她逃到里屋，我只好把

朋友挡在门外说话。

我朋友还怀疑地问我：「你家怎麽有外国人的香水味？」我说：「不是我的外国朋友来过吗？」我

也不知道他看到沙发上Ｂｅｎ的衣服没有，好在中国人不像老外那样硬闯。

我们的关系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妻子在ＮＹＣ找到工作才离开Ｂｅｎ。

——————————————————————————————————－

（２）

我一直对妻子这人有信心，妻子聪明、漂亮、能力很强，社会上，工作里都是很脆利的，我和妻认

识将近１０年，我在不经意间给妻子创造了３Ｐ机会，这里面固然有男人自私的一面，想寻求更多和刺

激，但我相这里面更多的是男人大度的一面，让妻子得到更多的性爱享受，我们彼此都很爱对方，我一

直以为妻是位感情上不可能出格的女人，因为妻子对男女关系，家庭关系独有一套，无论是多年的情人

还是澳大利亚的ＢＥＮ。

和ＢＥＮ这种关系维持了将近１０月，我妻子应该是不爱他，只不过想品尝一下其他男人而已，在

他交往的一段时间里也多少存在了危险，毕竟关系发展到了床上，时间一长，难免会有感情的发展。我

自己不担心妻子，知道她是怎麽处理俩男人的关系的，妻也不担心我因此会嫌弃她，因为第一，我自己

也不老实，上过好几个结婚的女人，没有权利去要求其他人怎麽样；第二，就是想看妻在别人怀里是什

麽样子；第三，他们只是肉体的关系，相反，妻和我都对对方有负疚感，自然在感情上会多投入给对方，

妻子在和其他男人发生关系後，对我的态度也变得特别的温柔怜爱和顺从，即使吵架，妻子也全都让着

我。从感情生活上反而更比以前成熟热烈了许多。

ＢＥＮ一直对妻子毕恭毕敬。妻子这人性格又比较好，对朋友一向很友好，所以ＢＥＮ在我这里也

没有过特别的不安感觉。能很放得开。妻子与他干，我多数都参加了，都是他先亲妻子的阴部，然後他

抱着妻子我操进去，有些时候他是先直接操，摆弄妻子的身体熟悉而利索，还有妻子与他干时更喜欢在

後进中被操，有时他自己不动，只是让妻子的腰向前後不停的动着。

不过几个月後，妻子和ＢＥＮ的关系反而冷了下来，次数越来越少，那天我和妻子亲热过後，她终

於说了原委——不喜欢ＢＥＮ的体味，事实上每次他操妻子以前他都是很自觉先洗身子，我妻子有时候

和他同浴，最初操的时候，因为特别亢奋，妻子也被他操的很激动，嘴里只是哎哟哟哟哟！

ＢＥＮ浑身汗水淋漓每操一下，後背和头上的汗水就掉落一些，我们家被子里似乎总有洗不掉的他

的腋窝气味，家里处处也是ＢＥＮ汗骚臭的味道，我个人体验较强烈的是其中一次，他射完之後压着妻

子，不让动，然後他握着软塌塌的鸡巴送到妻子的嘴边，妻子勉勉强强只在他的龟头吮了一下、一脸不

快推开ＢＥＮ翻起身来，还有几次是她和我们到餐厅的餐桌上干，整个餐厅里都是ＢＥＮ操逼时所发出

特有的味道，难怪妻子到後来每周末他走後，接着必然是收拾房间，把新的床单换上，然後换自己的衣

服，从里到外，我专门问过她，她每次也说不清楚，只是感觉他随便的不拘小节，身上的味道不好闻，

他在操她的时候，阴部，胳肢窝里散发的味道叫她忍受不了，後来我知道她在ＢＥＮ家呆了一个晚上，

妻子是肚子里装不住事的，没瞒我…

坦白了和ＢＥＮ在一起的细节，当时是？桓鲋？４下午，他打来电话让妻晚上去他家，我问妻子你

不是说你们不是没感觉吗？妻子说，有的时候确实挺想他，特别是在工作或者生活中有些不顺心和波折

的时候，就会想到他，实话的说当时却没有想像中的浪漫，他一开始从後面开刀，操的很厉害，恨不得

一下子把她操死他才满足，射了一次後，他就不行了，妻子尚未尽兴，他双腿分开骑在妻的脖子上，妻

的头正好面对他的大家夥给他口交起来，他就趴在妻子身上越过她的头顶玩电脑看色情网站上的照片，

持续了很长时间，鸡巴总算勃起一点，虽已半软但仍相当巨大、他正匆忙地爬到妻身上准备操的时候，

却怎麽也插不进去，有时勉勉强强插进去一小截他的龟头，刚想准备开始抽插，那个的家夥一下又滑落

出来。

ＢＥＮ一开始忙活得满头大汗，最後无可奈何，鸡巴半硬着射进妻子的嘴里，妻子说像是流进她的

嘴去的，她说当时她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双满是汗毛的腿就离她的脸一步之遥，她屏住呼吸，舔吸着头

顶上的鸡巴，ＢＥＮ腿窝里散发的味道让她作呕，感到极度的不舒服。

但妻子还是老忘不了ＢＥＮ，一次在我回国半个月回来，在家里床头柜里找出一只ＢＥＮ忘下的保

险套，家里处处是ＢＥＮ的味道，一次躺在床上，我问她，後来ＢＥＮ没有再找过你麽？开妓找过她一

两次。我说你们不是没感觉了吗？

她说，忙碌的时候确实不想他，而我不在，当ＢＥＮ给他电话或者喊她出去逛街吃饭的时候，克制

不住自己某种冲动，晚上到睡觉的时候，让妻子把曾经操过她的男人名字说了一个遍，在她说到ＢＥＮ

的名字时，她下面的水来的最多，我专门问过她，到底ＢＥＮ哪里叫她这样眷恋和恋恋不忘？她说也不

清楚，只是感觉他为人很热情，也很能理解她，作爱技巧确实很高，她说不清为什麽总是对他念念不忘，

说ＢＥＮ就是现在来干她，她可能也不会拒绝的……站着挨操那阵，下面的水顺着脚脖子淌了一地。

八月，她姐姐到了ＤＣ，在我们家住了下来，其实没有什麽要紧得事情，主要是玩，住了一个月，

晚上常常我睡的沙发，没地方就可以打一炮，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就和她姐姐在各大公园蹓躂，或者看

电影，下午我们去各大商场转，也许对这生活不适应，我打ＢＥＮ手机，和他约好见面，那天是一个雨

天，在他家喝酒，几杯酒下去，可能是他借着酒劲吧，总把话题引到了我老婆身上了。

说她怎麽怎麽漂亮，气质怎麽怎麽好，渐渐的他就开始言语大开起来，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他已

经神志不清了，突然，他说一个月没干我妻子了，想她，我说：「在我回国的日子里你们到底干过几次？」

ＢＥＮ这时候才发现说漏了嘴，不得不吞吞吐吐道「好，好几次吧！」

「到底多少次？」我问。

「大概５次把，我也记不清楚了…」

「这我倒是知道…」我随口一句。「在我们家干过！」这时ＢＥＮ说话也大胆起来：「干过１次」。

我去厕所回来，他又喊我的名字，我进卧室里，他把他笔记本电脑放在的床上，急不可待的打开笔

记本，先看Ｍｏｖ文件子，我定了定神，本以为是ＡＶ录像，谁知大部分都是我妻子和ＢＥＮ的照片。

其中还有我妻子得几张阴部特写，拍得很清晰，连汗毛孔都拍出来了。

图片大概有１０多张，有的是ＢＥＮ的鸡巴还插在妻子的逼里。我正看的不易乐乎的时候，突然发

现了一个问题：好象这些图片里干妻子的男人不尽是ＢＥＮ一个人，我把一些照片仔细对照了一下，果

然有的图片上的男人有胸毛，有的没有，我的几把竟然有不自觉地硬了起来。

我问ＢＥＮ，没有胸毛的男人是谁，ＢＥＮ承认是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上司，长得不错，上月２

人在他家干过１次我妻子。ＢＥＮ问「你生气了，我们都很注意戴避孕套」

「哪有！」我故做大度地说：「干都干了，我生什麽气。」

我暗自好笑，上过她的男人何止一、二十个，她给操过何止五十、一百次，还怕他的上司多操一次。

她姐姐是周末早上的飞机，我们去送她，回家的车上，两个人谁也不说话。

隔着裤子漫不经心的抚摸妻子的大腿，她一声不吭的任由抚摸。也许此时的我们都在想着各自的心

思，我把话题引到了ＢＥＮ身上，妻子听了默不作声，她看着我躲闪的眼神心里也知道我的意思，妻子

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对我说：「中午请他来家吃饭吧。」

我给ＢＥＮ打了个电话，回家的上路出去买菜，看到超市里那种大号香蕉，想着ＢＥＮ身上大鸡巴，

我举着香蕉挑逗妻子，她一愣没说话，抬起脸，看着香蕉，我知道她肯定想起了ＢＥＮ又粗又长的家夥，

我正在想着，妻红着脸说话了「你别说，还真挺像的…」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见面的时候，看出他是刻意的打扮了一下，越发的显的英俊，只是让我好笑的事，

他穿了一件西装，不知道他是否是想使得自己看的成熟否些？妻子见他的时候，倒是脸立马红了。

喝了几瓶酒後，他不时地给讲几个黄色笑话，妻没说话，嘴角却笑咪咪的，２点多，妻子收拾完桌

子，然後去浴室洗澡，他告诉我在书房里上上网，说是和公司交代一些事情，我就在客厅看电视，妻子

一会就围着一条大浴巾穿过客厅进了卧室，我去书房里，对ＢＥＮ说：你过去吧，他问我道：一起吗？

我说：你先吧，我去洗个澡。他抓抓头，笑着说：那我先进去了。於是ＢＥＮ踢挞着拖鞋出了书房

转到了卧室那里，卧室的把手响了一下，里面没锁，於是开了，他的拖鞋声进去了，门又重新关上，我

一直就坐在机子前，打开收藏夹，看的我妻子和ＢＥＮ的照片，一边竖着耳朵听隔壁的动静。

一开始没什麽声音，只是若隐若现的是两人的交谈声，老是想过去看看，过了一会，能够听得出是

在吻与被吻的声音，妻子的呻吟声也渐渐的由小小的细微变的开始清晰，妻子的呻吟越来越大，解衣服

的衣料摩擦的仆仆声，清晰可辨，妻子的呻吟声里突然又夹杂了一种似乎不愿意的哼哼声，但夹杂着皮

肤相遇而出的插击声，可能他们也觉的声音大了，於是小了一阵，但很快的又断续的响起，妻子被他插

击的哼哼的都变了调，他的气息也象小蛮牛的呼喘，卧室里两人相刺的声音越发的沉和急速，大概几分

钟後，突然隔壁门开了，客厅里响着的声音，我向客厅里的看，ＢＥＮ光着身，浓密的阴毛间一根肉棍，

挺立着，我这才发现他屁股上都长着很重的汗毛，象到自己家一般，把自己挂在衣架上包开了，撕开塑

胶包装，掏出避孕套，接着转过脸看见我，不说话，跑进卧室，我而後也进了，ＢＥＮ赤条条地站着，

看见我，先对我微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我发现他胯下的鸡巴充血涨得老大，龟头亮，青筋暴起，妻

子仰面朝天叉开的两腿躺在床上玩自己的手指，胸口剧烈起伏，喘着粗气，我找个舒服的角落坐下来，

背靠着书架，ＢＥＮ掏出避孕套，手指微微发颤，几乎捏不住又滑又小的套子，好不容易给自己戴上，

於是又送进去，妻子便开始前後的动，妻子皱了眉头，说了一句，妻子的手顺着鸡巴的阴茎一直向下抚

弄到他的睾丸，并在他的睾丸那里揉搓，ＢＥＮ跪坐在妻子屈曲的大腿中间，身子向前，趴到她的？砩？，

我从侧面看去，妻子白白的乳房被ＢＥＮ前胸压住，变得扁扁的，向两旁鼓出来。

我坐的地方是ＢＥＮ的後背方向，从ＢＥＮ分开的大胯中间看进去，正好看见ＢＥＮ手握住自己的

鸡巴，腰猛地一沉，同时妻子「哦！」叫了一声，刚才平踩在床上的两脚，向上翘起脚尖，脚趾张开，

大脚拇指高高翘着，脚跟使劲蹬住床面。

ＢＥＮ开始急速地上下掀动自己的屁股，我在他背後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的大鸡巴一出一入，渐渐地，

妻子发出低低的呻吟，声音很短促，「嗯！嗯！嗯！」

ＢＥＮ插送的幅度逐渐加大，我看见他的鸡巴先是前面一段皮肤颜色变深，青筋凸起的表面泛着湿

润的光亮，逐渐地，随着ＢＥＮ大鸡巴表面全都蒙上了一层白亮的黏液，随着他每次从阴道深处抽出来，

都有一股白浆被带出来，白浆越积越多，从鸡巴上滴下来，他把妻子翻过来，从後面插进去，「哗叽」

声响得更厉害，妻子被他抽送得一句话说不出来，就是把头藏在大枕头里，嘴里倒抽着凉气，唏嘘发出

断续的哼哼声。

ＢＥＮ跪着一条腿，站着一条腿，斜着插妻子的穴，亮亮的液体顺着妻子的腿淌到了床单上。我脱

光衣服上床，ＢＥＮ回头看了我一眼，站起身来，一面喘着粗气，一面恋恋不舍地回头看着身下女人，

走到角落里坐下喝水。

我把妻子身体平放在床垫子上，仰面朝天躺好，把鸡巴插进妻子开始抽插。

里面被他的大鸡巴弄得有点松，但是插得很舒服，空松的感觉让我再次领略到他的大鸡巴尺寸的厉

害，妻子紧闭着眼睛，并不看我，口中一面吐着粗气，一面又开始微微地呻吟。

乳房很大，有些松驰，刚才仰躺着，乳房软软地堆在她胸前，我往上一趴，乳房被我压住，像稀面

团向两边鼓出去。肚皮上的小肚腩肉被我插得直晃晃，她闭眼躺着，安静地让我操，我调整好呼吸，心

里默念着千万不能输给ＢＥＮ，我用眼角余光瞥了一下，发现ＢＥＮ正在我刚才坐的地方，饶有兴致地

探头看着我鸡巴的动作，一面用手上下套弄他的大鸡巴。

我抽出鸡巴，站起身，我把鸡巴在ＢＥＮ面前晃了晃，他低头摸出一个避孕套给自己戴上，翻过妻

子，妻子将头埋在枕头上成狗趴姿势，ＢＥＮ攥着自己粗实的大物，腰一耸基本是直入到底。妻子无声

地张着嘴，头朝後仰着，两眼失神地望向半空，我想像着他是有备而来，他不急速，多半是浅浅地来过

几次，再来一次沉重的撞顶，速度适中但是力道很足，很沉实地撞击着妻子的身体深处他一忽儿向左顶

插，一忽儿再向右顶插，或者抬起腰身向下压插，姿势多样而变化多端，一刻不停地操了２０分钟，却

依然没有射精的意思，她早已被折磨得有气无力脑袋向後，仰直了脖子，向上翻起白眼，满脸被涌上来

的血憋得猪肝一般的紫红，嘴里含混不清地哼哼着，我拖住ＢＥＮ：别干了，她快不行了，再操就出人

命了。

果然，妻子整个人陷入了半痴迷的状态一动不动地狗趴着，翻着白眼大口喘息。她不要紧吧，ＢＥ

Ｎ有点担心地问。我说：没事儿？过了好一会儿妻子醒转来，勉强撑起身子，闭着眼喃喃地说：哪有你

们这样干的？肠子都快给你们捣烂了，我疲倦地笑了笑，ＢＥＮ走了出去，鸡巴上松松地挂着一只淡蓝

色的避孕套。

妻子无力闭上眼不理我们了，我坐起身走到房间外面拿起２瓶啤酒进来，交给ＢＥＮ，他喘着粗气

仰脖喝了一口，在我膝头拍拍翘起大拇指，指指进入梦乡发出细微的鼾声的妻子。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酸

酸的、略带甜味的腥臭，妻子醒了，眯着眼看看我们，说渴得要死，ＢＥＮ拿过啤酒递到她的手里。

妻坐起身一口干了进去，我也拿起啤酒递到她的手里她接过再次干了进去！

客厅里的话突然响了，我要去接电话，打完电话妻子的叫声已经起来了，我推开门，床上ＢＥＮ宽

阔的背蹲在妻子的胸口，妻子雪白的乳房被挤的向四周绽开，妻子双手紧拥抱着ＢＥＮ蹲着的大腿，嘴

里的呻吟声被ＢＥＮ的屁股往前一顶而嘎然止住。ＢＥＮ的跪在妻子面前，头斜顶着墙，向下抽动着送

进妻子嘴里的鸡巴。

ＢＥＮ手扶着墙，屁股缓慢地压下升起，他的大鸡巴徐徐拔出又重复插入妻子的嘴里，ＢＥＮ将他

的大鸡巴抽了出来，扶起我妻子又肥又白的大屁股，反过妻子的身子，将妻子曲下，分开妻子的腿，驾

轻就熟地将屁股一送，ＢＥＮ便进了妻子体内。蛮鲁的冲撞使得妻子的乳房被冲击得摇碌不止。

这样猛干了大概两分钟後，ＢＥＮ猛然把妻子小腿肚一左一右架在肩头上，在妻子还没完全反应过

来的时候身子使劲压下，拼命冲入尽头。由於操得太猛妻子大张开嘴哀嚎一声手，推住ＢＥＮ的胸膛上

半身反反复复在床上抬起又倒下，向後仰着脑袋嘴里直抽冷气。

ＢＥＮ用双臂支撑住身体，两膝抵住床垫，加快了速？龋？他的大鸡巴飞快地前後伸缩，捣得涌出

的白色泡沫发出「咕叽咕叽」的声响。妻子翻着白眼，手脚随着下身的收缩不住地抽搐，忽然，她长长

地「呃……呃！」了一声，小腹向上一挺，嘴巴一张，一道清亮的唾液顺嘴角流下面颊，我上床，清晰

地看见一大滩白色的泡沫向下淌过她屁眼，在床单上摊开一片。

ＢＥＮ最後冲刺了几下即将抽出鸡巴猛地向上弹跳一下，在妻子两腿间的空档上下摇摆。我几乎可

以听见第一股精液，拉出一道长长的白线击中妻右脸的声音，她没有躲闪，她瞪大了眼睛望着天花板，

精浆挂在她脸颊上，慢慢向下淌。

第二股精液射到她胸前，正好是两个乳房之间的低凹地带，第三股以後的精液只射到她的小腹上面，

积成浅浅一滩，像果冻一样颤悠悠的，他复又插进妻子的身体，趴在妻身上喘息着亲了她一下，说了句

什麽，妻点点了头两腿大大地分开，似乎无力再合拢，我只感到妻子身体被他送进的力量顶动了一下，

过了好久ＢＥＮ才爬起来，这时候鸡巴早已因为疲软而退出妻子的身体。

我看了妻子的下体一下，找来纸巾，把妻子的屁股抬起来，妻子就像小孩子一样，让我给她清洁

下体，脸上像喝醉酒一样，两眼则半闭半合地看着我，她两腿间除了她自己兴奋时涌出的黏液外，看不

出有白色的精液，在她屁股下面的，我发现了那一只淡蓝色的避孕套，不知什麽时候从她里面掉了出来，

被她屁股搓成一小团，我捡起来，攥在手里。

我拿出一瓶酒和三个高脚杯，又拿来一些罐头肉之类，大家边吃边喝，一面聊着天，讲着闲话。酒

劲儿一上来，趁着醉意，我和ＢＥＮ又把妻子按倒轮流干了２次，我套子用完了，直接在她里面射精，

喝了这麽多酒，妻子的尿意出来了，喝过啤酒的人都知道，喝完啤酒尿意特别急，她现在就处於这种情

况，喝了这麽多啤酒，尿意越来越急，而ＢＥＮ还在不停地操她，妻子被尿憋的已经是气喘吁吁，说句

话都困难，不管妻子说什麽，他只是嗯一声，我看出苗头，问道：「你是不是不舒服？」

妻子悄悄告诉我说：「喝了好多，憋地慌。」

就在这个时候，只见ＢＥＮ加快了频率，一下下地直插到底，每一次拔出来的时候都发出「波波」

的声音。最後乾脆半蹲起来，就骑在妻子的屁股上，鸡巴向斜下方的角度快速抽插，又插了几十下，猛

地一插到底，ＢＥＮ轻轻地拔出鸡巴，只能挤出最後几滴稀精，像清水鼻涕，他放开妻子，她光溜溜四

仰八叉地躺在那，叫我抱她去尿尿，她连路都走不动了，我起身抱起她走向卫生间，卫生间门很小，我

抱她没办法一起进卫生间。

妻光溜溜身子紧绷了片刻之後随即松开，好象突然得到解放一样，嘴里发出舒服的哼声，随即全身

抖动了一下，接着又抖了一下，同时我察觉到她的深处喷出一股激流，暖暖的，射到我身上，花花地顺

着我两腿流到地板上。也许是干了太累了，实在憋不住竟然在卫生间门口尿了！

我精疲力竭地把妻放回到床上，给她盖好被子，看时间，到下午４点钟，她闭着眼躺在床上，毫无

反应。我回卫生间看看地上的水渍，拿来拖把马马虎虎地汲了汲……

———————————————————————————————————

（３）

一个星期後，ＢＥＮ又给我打电话介绍了那个人叫Ｍ，晚上我对妻说了ＢＥＮ为她拍照片的事，妻

一听，脸马上红了，第二天下班回家，直到吃完饭，妻也没提这事，晚上，我们洗完了澡，在床上休息，

我打开电脑，坐在沙发上和妻在一起看那个Ｍ和ＢＥＮ一齐玩她的照片，妻低头玩着我睡衣的钮扣，不

说话，等我问她，「你给那个Ｍ弄操了？」妻看看我，又低下头。

「是不是呀？」我摇着她……妻又看看我，垂下眼帘，轻轻点点头，然後又看我。

我半天没说话，只是看着她。「怎麽啦？你介意吗？」妻怯怯地问。

「不，不介意，一点也不。」

「才不是，你介意！」妻吻了我一下：」你吃醋了，我以後不弄了。」她靠在我胸前，轻轻抚摸着

我的脸。

「不，我真的不介意，只要你开心就好。」我说，其实心里早就五味杂陈，我又对妻说，想听一听

她和那个Ｍ和ＢＥＮ一齐搞的事，妻一听，「是这样，你听了别生气……」妻边说边打量我，仿佛我一

个脸色，就能把她到嘴边的话吓缩回去，在我的安慰我劝导下，妻慢慢如实诉说了那晚的事。

７月在我回国的时候，ＢＥＮ要妻到他家玩一玩，她想起了我们和ＢＥＮ一齐搞过的３Ｐ游戏，觉

得浑身发热，想让我肏，可我不在，後来的几天，整天是想着和他操，他的大鸡吧真的操得她很舒服，

自己实在想，接下一个周末，ＢＥＮ打来电话说又要她来，妻同意了。晚上到他家，他们干起来，妻也

乾柴烈火，十分投入，正搞得性起，差不多９点半时，Ｍ打电话来叫ＢＥＮ一齐去酒吧玩，妻只好和他

们去酒吧，Ｍ３０岁，和ＢＥＮ在一家公司上班。

１９０的个子，人很帅，他给妻看他们夫妇的合影的照片。他家庭观念很强，跟他妻感情也很好。

在酒吧ＢＥＮ到处找他的朋友们聊天，Ｍ一直缠着妻，开善意的玩笑，他摸她後腰，她当时有点紧

张，怕Ｍ觉得她很随便，想制止他，又不好意思，他看她没说Ｎｏ，又摸到了她的肩膀後背，非常体贴，

也很耐心，妻当时想这次就是来玩，来放松，不管怎样，以你自己开心为宜，不经意间坐在他下面，感

觉他的鸡吧特别硬。

大概１１点钟左右妻实在受不了里面的吵杂，要求回家，Ｍ开车，ＢＥＮ和妻坐在後面拥吻，回到

他家已经是快１２点了，ＢＥＮ的同屋周末不在，他们俩都毫无睡意，又在一起喝了不少酒，但这时候

Ｍ不经意间都把话题绕到男女之事上来，他俩人就窃窃私语，妻当时有点想回家，但看他们俩都喝了不

少酒，开车危险，只好呆一晚上，看了会儿电视，ＢＥＮ洗了澡，只围个浴巾出来，妻也去洗，ＢＥＮ

就在妻洗脸的时候站着从後面干了起来，他动作猛，短短几分钟就完了事，也没换别的姿势，妻发现浴

室门根本没关，Ｍ不知什麽时候进来了，正看他们俩，妻不好意思起来，感觉瘫软无力，脸也发烫，Ｂ

ＥＮ看到Ｍ，指着他开玩笑，故意没事似地走开了。

妻不让他进来，可他硬是挤进来，进来後，就掏出硬翘翘的鸡巴让妻看，妻打他，俩人搂在一起亲

嘴，他把妻的头往他胯下按，妻知道他的意思但还是低头含了一会，他的那个不长高高地翘着，在酒吧

她心里有点喜欢他，这时没有想拒绝他。

他把她抬上洗脸台，衣服也不脱，退下裤子就直接进入……

我不时哼一两声作回应，妻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不知多久，又不作声了。

「怎麽不说了？」我问。

「说完了。」

「完了？不会吧？」

「你还想听什麽？」妻嗔怪地看着我。

「後来那相片怎麽回事？」妻把脸转到一边不说话了。

我很心急，又追问，但她就是不说，」你有毛病啊！人家这样弄我，你舒服吗？」我只好作罢，忍

了半天，还是禁不住问：「他们俩一齐搞了吗？」她说没有，是先後干的她，而不是同时干，当时也不

知道他俩谁拍的着照片，我看到一张妻在厕所里的照片，显然是偷拍的，男人坐在浴缸边，一条腿踏在

厕盆上，她跪在他两腿间，吸着他的鸡巴，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就问妻子：「他俩欺负你了吗？」

妻哼了一声，用手肘顶了我的肚子一下，我轻轻叫了一声，妻扑哧一笑，气氛缓和多了，妻说他们

俩还算温柔，那个Ｍ比较敏感，前戏很会做，也很耐心，为她舔屁眼！真是舒服死了！被人这样舔，妻

也特别感动，换别的姿势操她前都很认真问她是否愿意。

「做了些什麽特别呢？」我问。

「还不就那些……」妻哼了一声。「那些呢？」「叼鸡巴呀，戳後面的」说到这，我吓了一跳，这

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原来，那个Ｍ还操了妻的屁眼，我惊讶万分：「你让……让那个Ｍ戳你後面的…

…？」

「嗯……」妻有点歉意：「在床上做了一次。」

我曾与妻有过１次肛交，但由於我的龟头太大，那次都把妻搞得很疼，妻说，那个Ｍ想搞，妻当时

一看他的那个还不太大，，犹豫一会，才硬撑着，折腾了半天，做了一次，我问她感觉如何，她不肯说，

拿了条毛毯把头蒙了起来，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下了床去浴室，洗出来以後，我想问她个问题，

但没说。

可是妻很厉害，从我的眼神里看了出来：

「你想跟我说什麽？」

「没什麽。」

她伏在我的胸前，静静地不说话，两颗泪珠从她脸上滑落下来，我低下头，她迎向我，「操我吧！

今天晚上我都给你……，随便你怎麽玩都行……」她喃喃地说着，扭动身体背朝向我，用冰凉的屁股贴

住我小腹下面，回头对我小声说：「来吧！我把後面也给你玩玩……」

自己用手掰开两瓣屁股，朝後对准我直挺挺翘起的鸡巴慢慢靠过来，我对准她紧闭的肛门，在她肛

门周围扫了扫，不敢使劲往她里面送。

「你用点力气。」她催促我，屁股用力向我靠近，我一咬牙，向前一挺，随着她一声闷哼，龟头挤

入了妻的屁眼妻咬住下唇，脑袋後仰着，脸上的表情痛苦还是迎向我。我开始从慢到快地前後摇摆下身，

屁眼口狠狠地刮鸡巴头後面的肉棱子，那种难以言语形容的舒畅激得我浑身直抖，她扭过头来吻我，一

面小声鼓励我。

「射吧……，射在里面……」我最後一插，让鸡巴头深深埋在妻的屁眼里射了，她起身一挪一挪到

了厕所间。一进厕所我便听见她一连放了几个很响的屁，随後一阵「唏哩哗啦」的声和妻的哼哼声。我

低头看一看，鸡巴头上也沾了些东西，起身去洗，妻坐在马桶上，白我一眼：「舒服啦？」

我笑了笑，两个人光着身子依偎着重新上床，钻进被窝，经过上半夜的一番折腾，我们仍没睡意，

妻终於又说起那夜的事，ＢＥＮ在沙发上操她，可气的是，ＢＥＮ换了好几个姿势，如後入，侧位，正

面，就是不射，两人都大汗淋漓。

後来他看妻很累的样子，就抽出来说不做了，拿了水跟她喝，妻给他叼鸡巴，叼了一会儿，他自己

用手撸射了。射的真叫一个猛，头两下直喷到她嘴边，而且连射好多股射完好半天才软下去……

夜里醒了数次，就很想给你打个电话，後来我说「Ｍ那玩艺怎麽样？」

「嗯……比你小…」

「舒服吗？」

「有一点……」

「不信！」

「真的，那夜没什麽……後来还行…」

「你们後来还搞？！」我有点出乎意料。

「嗯……」妻有点脸红：」後来Ｍ开车送我在咱家还做了一次。」

「戴套了？」

「没有…」

「你有没有让他射在里面？」

「嗯…我叫他不要的…」妻嗫嚅着：」可他不听……」

「那……」我酸到极点…

「不要紧，他带我去ＬｏｎｇｓＤｒｕｇｓ去买了药。」妻说着，起身去掏放在床下的背包，拿

出一盒避孕丸给我看，里面空了两个洞，妻说Ｍ说这个事後避孕丸牌子的非常好，他妻子一直用这个，

我看了看，拿过来放到一边，抬手把灯关了……

我在一个月以後跟Ｍ开始接触，ＢＥＮ给我了他的电话和ＨｏｔＭａｉｌ位址，我也留了我的。他

先给我发来ＥＭａｉｌ，然後就通了电话，反正是朋友介绍，就很直接。电话中我得知他结婚也差不多

１０年了，後来我告诉他我知道妻跟他的事，他很坦率地说：「你也知道，在美国这很普遍，再说他妻

子也习惯这样婚姻生活了，有机会还是要Ｄａｔｅ的，现在我们有两三个关系比较好的，」。

我听了觉得此人非常诚实直率，就回答说：「我跟你情况基本差不多，」我们两个这样一谈，对方

都可以明白，不用含糊其辞，也没有说得太直露，我感觉妻子应该是不爱他，只不过想品尝一下其他男

人而已，在他交往的也只不过一个晚上，後来我们的ＥＭａｉｌ和电话就逐渐多了起来。

１０月我对妻子说：「我们请那个Ｍ和ＢＥＮ来家里吃饭吧？」

妻惊疑地看着我道：「你没搞错吧？」我知道她心里想什麽，但又不好说自己变态，我只好说：」

说真的，我很想看看他长什麽样子。」

妻笑道：「有什麽好看的？好奇啊？」

我说：「对啊，不行吗？」妻当时没再说什麽，但第二天上班就和ＢＥＮ说了这事。

一个周未的傍晚，我终於见到那个和ＢＥＮ一齐搞了我老婆的男人Ｍ，长的很帅，也很年轻，是在

意料之中，但举止斯文，还有点害羞，却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们坐下寒暄，彼此恭维，气氛很融洽，我

们聊天时，妻忙里忙外，开始她还很担心地看着我和Ｍ，ＢＥＮ看起来还是那样，健谈风趣，见我没有

异样，她就放心地入厨做饭了。

席间，妻一度坐在ＢＥＮ身边，但我向她使眼色，她才坐回我身边。

後来Ｍ一再邀请我们到他家玩，我问妻子，妻回答：「不想到他家。」神情甚是犹疑，几次欲言又

止，我有点出乎意料，到第二天晚上，我临睡前又问起原委，妻才说：「我本不想告诉你的，但逼得没

办法，还是说出来好，我是不会答应的…」

「有话你就说嘛。」我心想，连屁眼都让人搞了，还有什麽不能答应的？

「是这样，你听了别生气……」妻边说边打量我……

「嗯，我什麽怪事没听过，还会生气？」我尽量平静地回答。

「那好，我告诉你吧，是这样的，Ｍ他想玩夫妻交换……」

妻一下把我抱得紧紧的，说：「我告诉你，我是不会答应的，你不许有别的女人…………我一定对

你好……

连续三天，我都看见妻子一吃完饭进房内，大约是在给Ｍ打电话，每次都讲１个小时，有时争吵起

来，有时又鸦雀无声…………

———————————————————————————————————

（４）

晚上，我和妻子在床上照常一阵亲热，亲热以後，我问妻子，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和Ｍ操得的情景

吗？妻子听了不理我。

我问妻子：「如果僻开我的感受，你是否愿意再次的尝尝他的鸡吧」

妻子说：「讲心里话我愿意」偶尔让他的鸡吧操也很舒服。只是Ｓｗｉｎｇ不行。

我听了以後，心里感到失落，过了好久，妻子喃喃的对我说：「我是从来没有想像过Ｓｗｉｎｇ的。

坦率的说，就Ｍ这个人来讲，我觉得并不属於那种坏人，而且，非常的尊重我。我其实有时也在想，象

他这样家庭观念很强，跟他妻感情也很好的男人，怎麽会Ｓｗｉｎｇ？」这时我插嘴了：「你是在拿他

和我比较，是吗？」

当妻子觉得自己说过了，急忙想重新对我解释时，我吻住了妻子。

好一会，我才对妻子说：「其实我是知道你是对我专心的，但是，人的身体，有时需要更多更强烈

的刺激，性有时和感情完全是二回事，这尤其是在体会到新的刺激以後。」

妻子表示赞同的点了点头。

这时，我觉得自己的鸡吧又硬如钢铁了，翻身爬上了妻子的身体，妻子配合的打开二条腿，有意识

的挺出她的逼，让我插入了她的逼里。

我有意识的放慢节奏，边捅着妻子边对妻子说：如果你愿意，让他再好好的操操你，妻子还以为我

又在通过语言来寻求刺激，附和着对我说，行啊！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天天去玩Ｍ。让你们两操………

在妻子的淫语声中，我很快控制不住自己了，一泄而下。

当二个人都安静下来时，我又谈起来了刚才的Ｓｗｉｎｇ话题，妻子这时觉得我有些当真了，反问

我：「你还真的想Ｓｗｉｎｇ啊？」

我没吱声。好一会儿我才对妻子说，我也想玩玩他妻子，要不咱们试试，反正我二个也有了２次３

Ｐ，心里提前有准备。妻子仍然没有作声，我知道她此刻非常的矛盾。

就这样，一个晚上又过去了。

第二天起来，双方都没谈昨晚的话题，吃过早饭就顾自己上班去了。晚上倚在床头，我看着报纸，

妻子看着书。往常我们会随便瞎聊几句琐事、见闻，然而今天却都沉默无语了。我随意翻着报纸，满篇

的文字我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也不知道为什麽，只是觉得脑子里乱乱的，没有一点头绪。

最终，还是我打破了沉默，我转头对妻子问道：「你觉得行吗？」妻子明白我的意思。或许她现在

也和我一样，头脑纷乱「怎麽说呢？有点想，但又害怕！」

「怕什麽？」我问她，妻子想了想，轻声地答道：「我也说不清楚」。

沉思良久，我再次打破了沉默，「你觉得下一步咱们该怎麽做？」

「你说呢？」妻子这次没有思考，直接说道。「要不咱们试试？」

又一次沉默，我说道：「先试试看吧，你说呢？」

「我还说不好，试试我不反对，可是我怕到时我怕你接受不了你操他妻子…」当得到妻子的首肯後，

我随手把报纸扔在了床边的地上，坐了起来，问道：「你找还是我找Ｍ？」

妻说：「这是你们男人的事，问我干吗！」说完，放下手中的书，转身睡了。嘿！明明是两个人的

事，怎麽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事了？

就这样，在连续近一周的时间里，Ｍ主动给我打电话联系，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互相了解

了对方的情况和想法，感到熟悉了很多，言语也放开了，甚至可以说是直截了当，我知道了他们是很有

经验。

星期四的中午，我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是Ｍ来电话了，他一再邀请我们周末到他家吃了

晚饭，妻子说她可能给我打电话确定。

下班，我匆匆忙忙赶回了家，我的心里有事。胡乱的吃了晚饭，利用在厨房洗碗的机会，我迅速而

又简单的把近一周Ｍ给我打电话聊的结果告诉了妻子，妻子一边洗着碗，一边听着我的述，最後没有说

话，算是默认了。

周末我们开车去他们家，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他们家住一个两层楼的Ｃｏｎｄｏ，还是比较宽敞

的。Ｍ妻有２５。６岁，白人，有些丰满，也许是隐藏的比较好，也许是由於个头较高的原因，显得还

很匀称。我利用十分短暂的几秒钟，重点的把Ｍ妻仔细的审视了一番，感觉还是相当满意的。丰满的胸

部被合体的衣物衬托得有些高耸，腹部微凸，展现出白人女性特有的风韵。露在外面的两支胳膊有些粗

壮，但皮肤白皙。

面部经过了修饰，淡施粉黛，我们首先对因交通堵塞而造成的迟到表示了歉意，Ｍ妻也当然表示了

并不在意。寒暄之後，是短暂的沉默，可能是都比较紧张的缘故，谁都不知道说什麽好了。还是他们比

较勇敢些，打破了沉默，随意说起了一些奇闻轶事，说了一会，感觉气氛缓和了许多，不知为什麽，妻

子一直都沉默不语，只是静静地听我们两个男人胡侃。

我发现妻子两眼盯着茶杯，感觉有些沉闷。很快，话题转向了各自生活的一些琐事上来，妻子有些

活跃了，抬起了头，逐渐参与进来。

Ｍ妻还肆无忌惮的看着看我，随着聊天话题的活跃，妻子也时不时的用眼光瞟向了Ｍ妻，我感觉心

里有了底。随着了解的进一步加深，聊天的气氛更加的热烈，後面的聊天就发展到露骨而且直白了，嬉

笑声充斥其间。我看了一眼妻子，和Ｍ交换了一下眼神，端着茶杯，坐在了Ｍ妻的身边，Ｍ也在妻子身

边坐下，我感到妻子有些紧张的躲闪了一下。

感觉到妻子们的紧张情绪，Ｍ妻有时故意的调换坐姿，好让身体尽可能多的暴露一些，我们似乎都

觉得已经适应了状态，不再需要什麽铺垫了，毕竟我们不是来这里聊天消遣的。

我环顾了一下三人，Ｍ看着我点了点头，仿佛在说，开始吧！我看见Ｍ的手放在我妻子的大腿上来

回摸着，妻子扭捏着。他的手离开了我妻子的大腿。我看见妻子赶紧起身去了卫生间。房间里只剩下他

们夫妻和我，一时间又陷入了沉默，谁也不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应该说点什麽。

突然，Ｍ妻出乎我意料的问道：「你对我还满意吗？」

霎那间，我的脑袋嗡的大了起来，只感觉浑身血往上涌，如此直白的问话，真不知道红会如何回答。

她看了我一眼，轻轻的说：「我觉得你挺好的！」她慢慢的将身体前倾，并向我的身体靠近来，Ｍ

伏在她的耳边，言语了几句，她笑着打了Ｍ一下，然後Ｍ起身去卫生间。

Ｍ妻熟练而又缓慢地脱衣，接着我脱衣，我的鸡吧愤怒地站立着，她没有任何言语，张口就把鸡吧

全部纳入了嘴中。啊！口技绝对一流，看来是历经磨练。

这时，妻子和Ｍ从浴室里走了出来，看到了我们两个的状态。Ｍ脱光了，阴毛是棕色的，他的鸡巴

比我的略小，因为有包皮而显得肉乎乎的。

Ｍ笑着说：「行啊！你们先开始了呀！」我看到妻子一声不吭、面带寒霜地看着我，一边用手把翻

卷上去的背心重新拉下来，覆盖住裸露的乳房。然後一只手向後推Ｍ，然後恨恨地对Ｍ说：放开我。

我听妻子的口气，觉得妻子好像生气了，我的鸡鸡也变小，我有点讷讷地抬起了Ｍ妻的头，打断她

的运动，心里感到乱乱的，她抬起头两眼大睁，有些惊愕看着我，转过脸来，我轻声对Ｍ说：「我们两

还是有点儿不习惯，先各自夫妻自己做吧！」

Ｍ妻说：「四个人一起玩吧！」妻子低着头，不看我们，一个劲儿的轻轻摇头，不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我说：「我们两有点不好意思，还是先分开吧，反正才开始，还有时间，让我们两

适应一下。」Ｍ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我和Ｍ迅速用眼神交换了一下，我知道，一开始不能太过。

我随即拉起妻的手，一起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我迅速将妻的衣裤褪掉。Ｍ妻从沙发上坐起来，拉起

Ｍ的手，走向卧室，妻还是板着脸，我赶紧又在妻的敏感区又挠了两下，她却一把打开了我的手，自己

坐了起来，我把下身拼命往妻下身贴，膝盖挤进妻的双腿间，把妻丰腴的双腿躺两边大大撑开，左手紧

紧箍住妻丰满的腰肢，右手捏住妻丰满的乳峰，将妻死死地压制在怀里。

这样玩了一小会儿，我将暴着青筋的鸡巴插进了她早就湿淋淋的阴道里，妻的逼里早就十分泥泞了，

而且还很热。我进去後感到一阵湿热的肉紧紧裹着我的鸡巴，这种感觉让我异常兴奋，我赶紧进进出出

抽插起来，我也没用什麽技巧，只知道一下一下插到底再拔出来。

而妻这时候，只是焦急地双手不停地用力捶打我的胸膛，我反而更加兴奋，而我的下身仍在有力地

操着，妻打我的力度渐渐变小，眼神也迷离起来，脸上一阵坨红，鼻息骤然加重，我发现妻不知道什麽

时候不再打我，而转为勾住我的脖子。

大约五分钟後，我听见他们在身後小声说话，没有听见他们说什麽，然後他们一起向我们走来。Ｍ

跪在妻子的身後一边抱着妻子，一边在她耳边说话，我和Ｍ迅速用眼神交换了一下，我用眼光示意我并

不在意，妻子转过头一声不吭，我知道此刻我们都是箭在弦上，再想退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什麽道德，什麽责任，什麽廉耻，什麽约束，统统忘到了脑後，Ｍ赶忙将妻子按着，迫不及待的将

他的鸡巴奋力从妻子的身後插进了她的体内，妻子「嗷！」地叫一声，低下了头。

我依旧躺在沙发上，Ｍ妻此时趴在了我的身上说：「你的的鸡巴挺大的，我好喜欢，」我一边不紧

不慢的抚弄她的屁股，一边开始挑逗她，她低头亲了亲我的鸡巴，然後跨坐在我的上方，用手扶着我的

鸡巴向下坐去，我感觉鸡巴忽的一下就被一团柔软的滑润的肉包住了，Ｍ妻的乳房很白，雪白的皮肤下

映出兰色的血管，由於Ｍ妻身体的遮挡，我已经看不见Ｍ和妻子了，房间里只有两对身体的碰撞声以及

大声呻吟声，再有就是我和Ｍ的粗重的喘息声。

我此时，脑子一片空白，什麽也想不起来了，只感觉自己的身体随着自身本能欲望的驱使，不断地

运动着。

那边，听声音Ｍ没有停止的意思，依旧在奋力地抽插着，鬼知道他哪来的那麽大力气，渐渐地妻子

呻吟声有些变了调。Ｍ妻嘴里呵着气，两只手用力两只手按着我的头，看得出她很兴奋，我一时性起，

把她翻过来，趴在她软软的肉身子上抽插起来，她也抬起腰部配合着。

弄了一阵，我有点不过瘾，就站起身来，让她跪在沙发上，撅起屁股，我从後面插入，她顺从地撅

在那里，还回过手来摸我的乳头，我两手扒住她的腰部，肉肉的，又方便又舒服，极为过瘾。我的一只

手还可以腾出来去摸她的乳房，由於她的丰腴，我的手抓在哪儿都能使上劲，一边操干，盯着她浑圆光

滑的大屁股看，我突然有一种粉碎一切的欲望，我高高扬起右手狠狠朝她雪白的屁股打了两巴掌，两个

红色的掌印慢慢显了出来，她只是压抑得「啊」了两声，并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过了一会儿，妻子的叫声有些变了调。不知什麽时候，Ｍ出现在我的跟前，微笑着看着我们。我看

了他一眼，没有理会，依旧在他妻子体内抽插着，我好像是有点故意向他展示一下。

看了片刻，Ｍ对我说道：「我们换换！」我将鸡巴拔出，他妻子立刻发出了一声：「啊！」她好像

有点不情愿我的退出。，我走了过去，妻子正无力地躺在另一沙发上，可想而知，刚才Ｍ把她干得够

呛。

这时候脸还是红红的，呼吸也不均心，把头侧过去不看我。我有点歉然，低下头把嘴轻轻贴在妻的

颈上，妻子却一把推开我的脸，，我马上躺倒在沙发上，胯下的鸡巴摇摇晃晃地，我找来纸巾，把妻子

的屁股抬起来掰开妻子两条大腿，小心擦拭起来，在整个擦拭的过程中，妻子只是望着天花板一声不吭。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Ｍ和妻子激烈做爱的声音，我躺在沙发上，微睁着眼睛看着，又过了几分钟，

我看见Ｍ制止了运动，冲我点了点头，我站起了身走过去，他妻子转过头看了一眼，我做了个鬼脸，我

将一只腿跨过他妻子胸部的身体上，另一只腿站在地上，用手轻轻抚摸她的头发。她会意，立即抬起头，

张口将我胯下的鸡巴吸起来。

啊！这种感觉真他妈的舒服。Ｍ扶着自己的鸡巴用力插。他妻子一边给我口交，一边承受着他的撞

击。我抬起头，向对面的妻看去，她也在紧张地看着，突然看见我在看她，马上绯红了脸颊，转过脸躺

倒在沙发上。

我心想：该你了！我向妻走去，妻预感到了什麽，连忙向沙发深处缩进去，像是要躲避。我笑着，

俯下身，对妻说：没事，妻低着头，缩着身体，没有说话。我拉起妻，她挣紮了两下，还是顺从了。我

躺在沙发上，让她骑在我的身上。

我双腿用力，鸡巴向上一台，我两腿用力地支撑着，她大声地呻吟起来。

这时，Ｍ看到我已经行动，马上从他妻子的身体里拔出鸡巴，快跑进房间，也不知拿了什麽东西出

来。我只感觉到Ｍ好像是往上套上了套套，然後在妻的两股之间抹了点东西，揉了揉，可能是润滑剂吧？

妻预感到了什麽，立刻像电击了一样，身体颤抖了一下，用力推Ｍ，我感觉到的鸡巴滑了出来，我双手

紧紧箍住妻丰满的腰肢，将她死死地压制在怀里。

我双腿用力，鸡巴向上一撞，整条鸡巴全部没入她体内，可惜我看不到Ｍ，他微微停了下来，手搭

在妻的肩上做好了准备，用力一挺，「啊呀！」妻一声凄厉的喊叫，我知道，Ｍ已经插进了插进她屁眼。

我和Ｍ都暂时停了一下，妻大喘了几口气，然後是大声的呼喊：「啊！啊！快拔出去，疼呀！」

我和Ｍ没再顾及，一上一下都很奋力地抽插起来。妻的呼喊声再也没有停止。这种刺激生平还是第

一次，我感到有点坚持不住了，我咬咬牙，努力转移自己的思维。我感到Ｍ开始用力，他有节奏的，一

下下的顶入，十几下抽插之後，听着耳边妻的大声呼喊，我再也忍不住了，射了，Ｍ大力地抽插了几下，

也抑制不住了，最後他在妻屁股上射了，最远喷到我头上的沙发上，妻脖子上也有，我们３人都仿佛是

刚跑完百米比赛一般，大口的喘息着。

筋疲力尽。我抱着她躺在那儿，静静地摸着她那浑圆的肩头和光滑的背，我听到她长长得舒出了一

口气。爬起来，进浴室，我起身跟了出去。她前脚进门，我後脚就到了，妻看见我过来，像赶贼一样把

我推出了浴室。厕所里传来哗哗的水声，我们２人仰面躺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我感觉肚子里空荡荡的，

妻穿好衣服走出来，我去卫生间冲洗，他们２人裸着身子，闪进了也就不避讳我，我们都好好的把下面

仔细冲洗，我洗完澡出来，妻坐在大房间宽大的沙发上看电视，身上穿得严丝合缝，Ｍ提议出去外面吃

饭，妻说太累了坚持要回家。

到回家的路上，我和妻子一句话也没说，中间我想说点什麽却又找不到该说的话。红灯的时候我看

了妻子一眼，她的脸朝着窗外。路上的时候妻去买点东西，我想陪她一起被拒绝。在车上手机响了，是

Ｍ，问我下周末愿不愿随他们去ＮＹ玩一趟。

我说等会跟妻子商量一下就挂了。回家我问她要不要现在就做饭，她说想先躺一会。我开始准备晚

饭。等我把晚饭做完，天已经黑了，我叫醒她，这顿晚饭吃得很安静，除了我一直给妻夹菜，妻只是扒

饭，什麽都不说。吃完饭，我赶紧抢着把收拾碗筷。

妻最後还是忍不住开口了：「不能再有下次了，我以後要规矩点，你以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我听了後，把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妻叹了口气说：「我们说好的，今天的事不影响我们的感情。」

「当然。」我说。妻亲了我一下再次把我紧紧抱住……

经过这次Ｓｗｉｎｇ事情後，我们委实老实了一阵，可是Ｓｗｉｎｇ这种事情也是食髓知味，上一

次Ｓｗｉｎｇ的记忆一直留在我心里，挥抹不去。

——－（全文完）——－